

清詩話



一瓢詩話自序

掃葉莊。一瓢耕牧且讀之所也。維時殘月在窗。明星未稀。驚鳥出樹。荒雞與飛蟲相亂。雜沓無序。少焉。曉影漸分。則又小鳥鬪春。閒關啁啾。盡巧極靡。寂澹山林。喧若朝市。不知何處老鶴。橫空而來。長唳一聲。羣鳥寂然。四顧山光。直落簷際。清淨耳根。始爲我有。于是盥漱初畢。伸紙磨墨。將數月以來與諸同學及諸弟子。或述前人。或據己意。擬議詩古文辭之語。或莊或諧。錄其尤者。爲一集。錄竟。讀之如噉薺羹。寸寸各具酸鹹。要不與珍錯同登樽俎。亦未敢方乎橫空老鶴一聲長唳。一瓢薛雪書于掃葉莊。

一瓢詩話

河津薛 雪生白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趨家之訓。首及詩。詩以道性情。感志意。關風教。通鬼神。倫常物理。無不畢具。以擊壤康衢爲發源。由三百篇而降。則濫觴于漢魏六朝。浸廣于唐宋元明。以及昭代。何世無詩。但日趨日下。去本一步。呈盡千蠹。昔人已。有詩亡之歎。況今日乎。有志者當自具隻眼。溯流而上。必得其源。學詩須有才思。有學力。尤要有志氣。方能卓然自立。與古人抗衡。若一步一趨。描寫古人。已屬寄人籬下。何況學漢魏。則拾漢魏之唾餘。學唐宋。則啜唐宋之殘膏。非無才思學力。直自無志氣耳。吾師橫山先生云。剽竊古人。似則優。孟衣冠。不似則畫虎不成。與其假人餘焰。妄僭霸王。孰若甘作偏裨。自領一隊。不然。豈獨風雅掃地。其志術亦可窺矣。作詩必先有詩之基。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後能載其性情智慧。隨遇發生。隨生卽盛。千古詩人推杜浣花。其詩隨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無

處不發其思。君王憂禍亂，悲時日。念友朋，弔古人。懷遠道，凡歡愉憂愁。離合今昔之感，一一觸類而起。因遇得題，因題達情，因情敷句，皆由有胸襟以爲基。如時雨一過，天矯百物，隨地而興，生意各別，無不具足。王右軍以書法立極，非文辭名世。蘭亭之集，名流畢至，使時手爲序，必極力鋪寫，諛美萬端，決無一語稍涉荒涼者。而右軍寥寥數語，託意于仰觀俯察，宇宙品類之感慨，而極于死生，則右軍之胸襟何如。昭明文選不收此序，蘇東坡以小兒強作解事斥之，亦屬快心。既有胸襟，必取材于古人，原本三百篇楚騷，浸淫乎漢魏六朝唐宋諸大家，皆能會其指歸，得其神理，以是爲詩，正不傷庸，奇不傷怪，麗不傷浮，博不傷僻，決無剽竊吞剝之病矣。

詩文與書法一理，具得胸襟，人品必高，人品既高，其一警一欬，一揮一灑，必有過人處。趙松雪云：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隸小夫，乳臭之子，朝學執筆，莫已自誇其能，薄俗可鄙，可鄙。此言不特論書，直與學者當頭一棒。

柳公權云。心正則筆正。要知心正則無不正。學詩者尤爲喫緊。蓋詩以道性情。感發所至。心若不正。豈可含毫覓句。或問曰。諺云。歪詩。何謂也。余曰。詩者。心之言。志之聲也。心不正。則言不正。志不正。則聲不正。心志不正。則詩亦不正。名之曰歪。不亦宜乎。

作詩家數不必盡一。但求合律。便可造進。譬如作樂。八音迭奏。原各就其所發以成之。聖人聞之。三月忘味。何也。知其所以然。始可與言詩矣。觀周樂一篇。是作詩指南。進學解一篇。是作文宗旨。學者當于此體會。近今詩家。侈談古詩。而薄近體。欲爲藏拙計耳。又有一類。故爲佶屈聱牙者。絕似地獄變相。適足以驚婦人孺子。不直識者一笑。如士大夫書學不精。晚年輒遁入隸篆。希圖掩醜。殊不知筆法杜撰。字形舛錯。以無師之智。竊弄于時。視此何異。

杜少陵李青蓮雙峰並峙。不可軒輊。然青蓮畢竟有一點不及少陵處。學者當自悟入。

作詩能不隸事。而渾厚老到。方是實學。若搨摭故實。翻騰舊句。或故尋

僻奧以炫醜博。乍可潛形牛渚。終遭溫嶠然犀。

火候未到。徒擬平澹。何啻威喜丸。費盡咀嚼。斐然滿口。終無氣味。不去纖響。惟務雕績。僅同百衲琴。駢湊雖工。膠滯清音。究非上品。講解切不可穿鑿。傅會議論切不可欵刻好奇。未能灼見。不妨闕疑。如竹坡老人駁柳子厚別弟宗一詩。末句云。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荆門郢樹烟。謂夢中安能見郢樹烟。只當用邊字。蓋前有江邊故耳。此語已屬夢中說夢。後又改云。欲知此後相思處。望斷荆門郢樹烟。是覺不醒矣。殊不知別手足詩。辭直而意哀。最爲可法。觀此一首。無出其右。

杜樊川示阿宣詩云。一子呶呶喧相門。宣乎須記若而人。長林管領閒風月。曾有佳兒屬杜筠。杜筠究不知何許人。或牧之曾以一子繼之。或筠有佳兒。牧之贊歎之。俱未可定。乃癸辛雜識。周必大曰。池陽集載杜牧之守郡時。有妾懷妊而出之。以嫁州人杜筠。生子卽荀鶴也。此事人罕知之。余過池嘗有詩云。千古風流杜牧之。詩材猶及杜筠兒。向來稍喜唐風集。今悟樊川是父師。是成何語。且必欲證實其事。是誠何心。污

蟻樊川已屬不堪。于彥之尤不可忍。楊森嘉樹曾引太平杜氏宗譜辨之。殊合鄙意。

杜詩雨拋金鑲甲。苔臥綠沈槍。薛氏補遺引解太鑿。周少隱非之極。是而自解則云甲拋于雨。爲金所鎖。槍臥于苔。爲綠所沈。夫槍爲苔埋。爲綠所沈。猶可。若甲拋于雨。爲金所鎖。荒謬甚矣。鎖子甲。綠沈槍。原是上將之物。浣花所用現成器名。何必扭捏。總之不諳武備。自呈敗缺。又且造語不精。故云不破萬卷書。不行萬里程。讀不得杜詩。

晁以道藏宋子京手抄杜詩。內換握節。漢臣歸爲禿節。新炊閒黃梁。爲聞黃梁。以道跋云。前輩見書自多。不似晚生少年。但以印本爲正也。余謂此是好事。愚人僞作宋抄本欺世。并以道跋亦是假者。何也。握字有我心匪石之義。閒字有老少異糧之訓。何等委曲。換卻禿字。聞字呆板無味。損盡精采。吾輩尙無此等惡作。況少陵詩聖邪。

讀書先要具眼。然後作得好詩。切不可誤認老成爲率俗。纖弱爲工緻。悠揚宛轉爲淺薄。忠厚懇惻爲麤鄙。奇怪險僻爲博雅。佶屈荒誕爲高

古纔是學者。

詩不可無爲而作。試看古人好詩。豈有無爲而作者。無爲而作者。必不是好詩。

人知作詩避俗句。去俗字。不知去俗意。尤爲要緊。

一部杜浣花集。字字白虹。聲聲碧血。讀至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之句。尤覺心墮魂折。

有一種故實字句。入不得詩者。如稊稗相似。斷宜拔去。方不敗苗。

格律聲調。字法句法。固不可不講。而詩卻在字句之外。故三百篇及漢魏古詩。後章與前章略換幾句幾字。又是一種詠歎丰神。令人吟繹不厭。後世徒于字句求之。非不工也。特無詩耳。

對仗之法。古人讀書多。用法備。常有不似對而實對者。淺言之。如尋常對七十之類。又有兩字對一字者。頗多。不可不自理會。動云刊誤。惟杜浣花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之句。疑來字與人字流傳易訛。恐是問知來客姓。苦無善本爲證。



得句先要鍊去板腐。後人于高遠處則茫然不會。于淺近處最易求疵。如溫太原早行詩。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未嘗不佳。而俗子偏指摘之。謂似村店門前對子。若余早行所作。朝暾迷海角。殘月掛春城。又不知遭如何指摘也。

古人用字之法極妙。曾見善本樊川集。杜詩韓筆愁來讀。筆字何等靈妙。俗本刻作杜詩韓籍愁來讀。神韻頓損。

籌筆驛筆字不可實作筆墨之筆字用。唐人如杜樊川之揮毫勝負。知李玉溪之徒。令上將揮神筆。皆實作筆墨之筆用矣。小李杜尙欠主張。況他人乎。

有志學詩不必定取某人。終日刻畫。只將古人詩游詠久之。動筆便合。書畫亦然。但將法書名畫。終歲把玩。久之。下筆自然超脫。若印定鍾張板摹董巨。以期名世。愚哉。

張表臣駁老杜軒墀曾寵鶴。小杜欲把一麾江海去。以爲誤用懿公好鶴與顏延年詩意。殊不知二公非死煞用事者。其好處正是此種。吾師

橫山先生惡此等咬文嚼字因摘取杜少陵似有可議而實無可議之

句戲代俗子評駁摹寫妄人口吻句句酷肖令人捧腹恨不能悉記聊

述數語以共欣賞自是秦樓壓鄭谷俗子必曰秦樓與鄭谷不相屬壓鄭谷何出愚公谷口村必曰愚公谷也

從無村字押韻杜撰參軍舊紫髯必曰晉有髯參軍紫髯另是一人杜撰牽合河隴降王款聖朝必曰降則款矣款則降矣字眼重出湊句王

綱尚旒綴必曰綴旒倒用何出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姒必曰褒姒是殷周與夏無涉前軍蘇武節左

將呂虔刀必曰蘇武前軍乎呂虔左將乎第五橋邊流恨水皇陂亭北結愁亭必曰恨水愁亭何出牽橋陂尤杜撰

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芳草必曰鹿皮翁對芳草事何出舊諳疏懶叔必曰懶是嵇康牽阮家不上囚梁亦固

扁必曰固扁押韻何出歷下辭姜被關西得孟鄰必曰姜被孟鄰豈歷下關西事處士禰衡俊必曰禰衡稱俊何出斬

木火井窮猿呼必曰斬木一事火井一事窮猿呼一事硬牽合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

秋風病欲蘇必曰言片雲言天言永夜言月言秋風二十字中重見疊出無法之甚永負蒿里餞必曰蒿里餞何出不見杏壇丈

必曰函丈那可單用丈字邪抑指稱孔子邪侍祠慙先露必曰慙先露不成文費解涇渭開愁容必曰涇渭亦有愁容邪氣劇屈賈

壘目短曹劉牆必曰屈賈壘曹劉牆何出管寧紗帽淨必曰改皂為紗取叶平仄杜撰潘生驂閣遠必曰散騎省日驂閣有出

否豹搆哀登楚必曰王粲七哀詩豹虎方遘患登荆門樓五字何異蛙翻白出關邪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必曰楚星蜀月西霧

何傾銀注玉驚人眼必曰銀瓶邪玉盃邪杜撰不成文且俗郭振起通泉必曰郭元振去元字何據嚴家聚德星必曰

問嚴遂州以聚德星屬嚴家則一部千家姓家家可聚德星矣把文驚小陸必曰小陸何人邪先儒曾抱麟必曰即泣麟邪抱字何出修

文將管輅必曰修文非管輅事悠悠伏枕左書空必曰左字何解只同燕石能星隕必曰隕石也稱燕石何出涼

憶峴山巔必曰峴山之涼有出乎名參漢望苑必曰博望苑去博字杜撰馮招疾病纏必曰左思詩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曰馮招

可乎以疾病屬馮尤無謂韋經亞相傳必曰韋元成稱亞相有出乎舌存恥作窮途哭必曰不是一事牽合嫌疑陸賈裝

必曰馬援蕙以嫌疑陸賈裝有何嫌疑乎穀貴沒潛夫必曰王符以穀貴沒乎

看詩須知作者所指纔是賈胡辨寶若一味率執已見未免有吠日之

誚一友作秋雨詩首句云雨入秋來密蓋實指其時也有人評之曰起

句太率嫌入春入夏入冬皆可余聞之不覺失笑曰杜浣花年過半百

不稱意亦覺太率人生不稱意二十四十六十七皆可何獨半百邪

座客無不絕倒

一友與余論詩引朱竹垞王阮亭兩先生云杜詩中老去詩篇渾漫興

是漫與錢虞山改爲漫興余曰先曾祖注杜詩一首今坊閒流傳杜詩

七律薛注者是也係天啟初刻本其中亦是漫興可見虞山箋本以前

已皆如是若果所改必非無據朱王兩公南北名家騷壇宗匠亦非無

見者。改漫與而對深愁。恐無其說。姑互存之。

有唐一代詩人。惟李玉溪直入浣花之室。溫飛卿段柯古諸君。雖與並名。不能歷其藩翰。後人以獺祭毀之。何其愚也。試觀獺祭者。能作得半句玉溪詩否。

玉溪錦瑟一篇。解者紛紛。總屬臆見。余幼時好讀之。確有悟入。覓解人甚少。此詩全在起句無端二字。通體妙處。俱從此出。意云錦瑟一絃一柱。已足令人悵望年華。不知何故有此許多絃柱。令人悵望不盡。全似埋怨錦瑟無端有此絃柱。遂致無端有此悵望。卽達若莊生亦迷曉夢。魂爲杜宇。猶託春心。滄海珠光。無非是淚。藍田玉氣。恍若生煙。觸此情懷。垂垂追溯。當時種種。盡付惘然。對錦瑟而興悲歎。無端而感切。如此體會。則詩神詩旨。躍然紙上。又如無題四首之四。意云。永巷櫻花哀絃急管。白日當天。青春將半。老女不售。少婦同牆。對此情景。其何以堪。展轉不寐。直至五更。梁燕聞之。亦爲長歎。此是一副不遇血淚。雙手掬出。何嘗是豔作。故公詩云。楚雨含情俱有託。早將此意。明告後人。

詩人非雄才閒出。豈能上薄風騷。卽有師承力學。亦不敢揚蹠而進。何期今日闐闐鄙夫。乳臭厮養。手持四聲一本。口哦五言七言。詩道之不幸也如此。尙欲不愧不怍。侈言于人。曰近體我薄爲之。作詩庶幾擬古。及觀其所作。比近體不過稍增幾句。不工不緻。不唐不宋之語。尋繹其所擬何人。究無著落。可知擬古二字。尙不得解。而欲擬古詩邪。吾師橫山先生誨余曰。作詩有三字。曰情曰理曰事。余服膺至今。時理會者。

得體二字。詩家第一重門限。再越不得。倘然不夢而嚙。不病而呻。豈非大不祥乎。

樂府最得風騷神理。學者于古今樂府。不可不澄心靜慮。玩索窮研。以求必得。○唐人樂府。首推李杜。而李奉禮溫助教。尤宜另炷瓣香。近體意旨。雖在章句字法之間。卻不印定。故唐人有通首不對者。有通首全對者。非有意爲之。

獨往山人黃遵古與余同客武林幕府。朝夕觀其作畫。其正處精神。多

在側處渲染。近處位置。又從遠處襯貼。濃不傷癡。澹不嫌寂。氣運蓬勃而出。一時筆墨都化。微乎微乎。畫之道。詩之道。文之道也。

從來偏嗜。最爲小見。如喜清幽者。則絀痛快淋漓之作。爲憤激。爲叫囂。喜蒼勁者。必惡宛轉悠揚之音。爲纖巧。爲卑靡。殊不知天地賦物。飛潛動植。各有一性。何莫非兩閒生氣以成此。理有固然。無容執一。橫山先生云。天道十年而一變。無事無物不然。豈獨詩乎。就三百篇而論。風有正風。有變風。雅有正雅。有變雅。變雅已不能不由正而變。吾夫子亦不能存正而刪變也。後此爲風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此而詘彼也明矣。

曾受韜鈴之法于蹇翁。揣摩久之。雖變化無窮。不出奇正二字。從受詩古文辭之學于橫山。亦不越正變二字。譬夫兩軍相當。鼓之則進。麾之則卻。壯者不得獨前。怯者不得獨後。兵之正也。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水以木罌而渡。沙可唱籌而量。兵之奇也。溫柔敦厚。纏綿悱惻。詩之正也。慷慨激昂。裁雲鏤月。詩之變也。用兵而無奇正。何異驅羊。作詩而昧正變。真同夢囈。然兵須訓練于平時。詩要冥搜于象外。

一題到手。必觀其如何。是題之面目。如何是題之體段。如何是題之神魂。做得題之神魂搖曳。則題之面目體段。不攻自破矣。

無所觸發。搖筆便吟。村學究之流耳。何所取裁。橫山先生有云。必先有所觸而興起。其意其辭其句。劈空而起。皆自無而有。隨在取之于心。出而爲情爲景爲事。人未嘗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與聞其言者。誠可悅而永也。

王次回云。詩家窠臼宜翻洗。人日慵拈薛道衡。次回團香縷雪手也。乃有此金針度人之語。不落窠臼。始能一超直入。若拖泥帶水。終是土氣息泥滋味。

用前人字句。不可并意用之。語陳而意新。語同而意異。則前人之字句。卽吾之字句也。若蹈前人之意。雖字句稍異。仍是前人之作。嚼飯餵人。有何趣味。

昌黎先生云。陳言務去。可知不去陳言。終無新意。能以陳言而發新意。纔是大雄。古今來能有幾人。若以餽釘爲有出。拾綴爲摹神。已落前人。

圈圍豈能自見性情。

人言應制早朝等詩。從無佳作。非也。此等詩。竟將堂皇冠冕之字。纍成善頌善禱之辭。獻諛呈媚。豈有佳作。若以堂皇冠冕之字。寓箴規。陳利弊。達萬方之情于九重之上。雖求其不佳。亦不可得也。余選唐詩。正雅集中。頗有此等詩。未嘗不佳。但後人作此。措辭鍊句。切須顧慮周詳。毋致與璧俱碎。則盡善矣。杜浣花五夜漏聲催曉箭一篇。真言者無過。聞者足戒。安得不尊爲詩家之大成邪。

運會日移。詩亦隨時而變。其實羲皇一畫。未嘗漸滅。何以有一種人。談唐宋而下。詆若仇讐。以宋詩比擬其作。卽艷然不悅。吾嘗永夜思之。不得其解。

詩文無定價。一則眼力不齊。嗜好各別。一則阿私所好。愛而忘醜。或心知。或親串。必將其聲價逢人說項。極口揄揚。美則牽合歸之。疵則宛轉掩之。談詩論文。開口便以其人爲標準。他人縱有傑作。必索一癥。以詆之。後生立脚不定。無不被其所惑。吾輩定須豎起脊梁。撐開慧眼。舉世



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則魔羣妖黨。無所施其伎倆矣。擬古二字。誤盡蒼生。聲調字句。若不一一擬之。何爲擬古。聲調字句。若必一一擬之。則仍是古人之詩。非我之古詩也。輕言擬古。試一思之。古人作詩。到平澹處。令人吟繹不盡。是陶鎔氣質。消盡渣滓。純是清真。蘊藉造峯極頂事也。今人作平澹詩。乃才短思澀。格卑調啞。無以見長。借之藏拙。如三家村裏兒郎。見衣冠人物。其所欲言。格格不吐。與深沈寡默者。截然兩途。故軒轅彌明云。時于蚯蚓竅。常作蒼蠅聲。若果才力雄厚。筆氣老勁。正不妨如快劍斫陣。駿馬下阪。又不妨如同風舞絮。落花縈絲。何必喬妝貞靜。縞素迎人。及至春心一般蕩漾。識者見之。畢竟作惡數日。

畫于絹素上觀之。觀畫也。于未到絹素上觀之。作畫也。觀畫易。作畫難。試看余寫此一幅墨蘭。汲水滌硯。洗筆磨墨時。何事非蘭。及至伸紙拂拭。未經落手。蘭在何許。一經下筆。蘭在紙上。閒不容髮。其風晴雨露之態。向背遠近之情。無不一一具在。乃至添荆棘。綴白石。蒼苔紫芝。綠竹